

災難之後—— 有沒有一種重建 行動，名為記憶 工程

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、謝仕淵

災後搶救

九月底迄今，筆者與成大不同系所的學生們，陸續參與了花蓮光復災區的重建行動，到光復災區的志工很多，但不同於鏟子超人的行動主要為清理家園，我們的行動則是搶救記憶，關於生命史、家族史到社群文化等不同範疇的物質媒介，如何在滅失的危機中保留。

筆者過去任職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期間，正逢日本博物館在311災後，共同參與社會重建的過程，日本博物館的搶救行動，聚焦於廣、狹義的文化財，為此發展出了高應變性的文物搶救技術、相關材料的研究與討論，乃至於以此為基礎，發展為社群協作的行動，進而將文化財的搶救發展為災後的文化重建、社會療愈行動的一環。此後，日本博物館界發展為應變災難的協作機制，近年來熊本、能登的災難，第一時間的救災人員中，通常包含了博物館或者相關領域的大學與研究機構。

災難雖然足以導致許多文化資源與記憶媒介的滅失，但災難經常也是資源被大量揭露的契機，然而，面對災難，沾滿泥水的物件，經常在一心恢復家園的意志下，迅速被丟棄。保存文化資產，沒有道德高位，完全無權用任何的身分，表達自己所做的事更重要，這是連表達一點點惋惜，都可能形成對原保存者的壓力，我們沒有生活在此，都不知道一心想著復原的人們心裡想什麼？災難搶救的現場，是多方力量折衝的場域。

對照於日本博物館界的行動，筆者十幾年的博物館工作經驗，在那些收藏田野中，老照片經常是大宗，在數位影像盛行的年代前，可能有將近百年的時間，臺灣人紀錄自身生命經驗與社會活動的方式，並非透過文字，實體照片才是經常。而在那些訪談過的人口中，地震火災水災經常是引以為憾的照片失落的原因。



9月23日的光復大水，對於紙質物件的影響很大，我在馬太鞍部落的民宅牆上，看見的淹水痕跡，高達一、兩公尺水線以下的種種，都受到洪水侵襲。光復的水災，引發的照片滅失的危機更甚於地震，震倒的建築有細縫，但水卻填滿了每個空隙。

搶救實錄

光復災區的搶救，最初筆者關注的是運動文化資產，光復可以說是花蓮原住民棒球的原鄉，也是吳阿民、田阿妹等田徑國手的故鄉，更是台灣女足運動相當重要的發展據點。9月底的初步踏查，看見了住在光復國中旁的田阿妹老師，許多的物件都被大水吞噬，也在高國輝家裡找到受到污損物件，所幸在吳阿民老師的家中，看見免於水淹的許多物件，更在女足推手楊正治主任家旁，地勢略高的馬太鞍古屋裡，看見他所收藏的關於光復體育運動史的許多物件。大水所帶來的除了搶救，還包括再一次的檢視，吳阿民老師的文物，因為如此準備要入藏於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。

部落裡的作家赫格就住在田阿妹老師附近，早年他是影像工作者，集拍攝、剪輯與導演於一身，留下了上百卷關於部落祭儀與生活紀錄的DV帶，我們依據損傷區分級別，先做外部清潔，然後拆開磁帶進行清潔。赫格的書屋也存放著許多老照片以及收藏了上萬本的書籍，每天都有許多志工協助這些紙質物件的搶救。

我們的行動，是在曾任國立博物館藏品修復師的丘世馨的指導下進行，對於這些受潮受汙的老照片與舊文獻，不是文保教科書描述的現場，書本裡說多少時間內進入冰箱凍庫除濕，抱歉，家裡冰箱十幾天前已被沖走。搶救團隊只能趴在地上，剪開垃圾袋鋪平（沒有桌子，理由跟沒有冰箱一樣）、辨別損傷、用刷子去汙、剪去膠套、靜置晾乾。不僅是赫格、女足國手陳小姐以及遺落在路邊的照片，或者沾上泥土，或者久泡之後，照片圖層已經脫離而模糊，幾百張的照片搶救，都需要機靈應變。

有一位九十歲的阿嬤，把相簿攤開在陽光下，相簿裡的照片有些塗層已脫離而模糊，我們用剪刀仔細剪開慢慢取出，然後，她開始說起年幼時讀了兩年書、戰時躲防空洞，透過小縫看見美軍軍機掃射的記憶。照片裡的故事，關於公公與婆婆的婚禮，就是關於來自外地的人，如何因為工作而到光復糖廠，進而落地生根的故事。

根據搶救行動的經驗，看似記憶即將消失，但也涉及召喚大家重新記起，看似複雜對立，但就看搶救者如何設計行動，讓危機轉化為契機。

多方行動

十月的連假期間，光復湧入數以萬計的志工，出力揮汗滿身汙泥協助家園重建，以迅速恢復當下生活



秩序為主，我們做著的細活，是不是救災！？筆者總要不斷跟學生說明這項行動的意義，我們沒有渾身汙泥，不代表只是來逛逛！

事實上，光復災區的文化搶救行動，除了前述體育文化資產的搶救跟運動部有關，還包括多方行動者的投入，例如在光復災區中，被土石覆蓋起碼兩公尺的保安寺，大批志工把寺廟「挖出來」，神像、神轎、門神與木構件受損的狀況因此被看見，以臺灣文物保存協會為主的專業技術工作者，於是組織團隊進入保安寺，開始文物攝影、檢視登錄、去汙清潔、加固保存等緊急措施。



災難之後—有沒有一種重建行動，名為記憶工程



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透過馬太鞍的在地網絡，關注祭儀物件的受損狀況，並發布宣導不同材質的物件，如何緊急自我搶救的措施。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則關注傳統建築的復原問題。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以災難記憶與影音紀錄為焦點，由國文庫計劃團隊與在地社群合作進行蒐集。並提供文物修復與研究策展的專業諮詢轉介及後勤支援。不同團隊間，彼此形成一個網絡，分享資訊與協商分工。

國立史前文化博物館則預計透過參與式復興的精神，進行文物療癒計畫，這項在核心價值上關注以人為本，實施方法則透過駐地陪伴，進而達到自我敘事策展的目的。

最令筆者佩服的是，成大歷史系的校友、現任清華大學教授的劉柳書琴，她是赫格書屋的屋主，父親與赫格老師是世交，她從災後就在現場，她在搶救自己的家，但持續保有公共意識，留下書屋若干受災痕跡，

記憶工程

電影「可可夜總會」與「鬼才之道」，傳遞了一個人真正的死亡是被徹底遺忘的觀念。筆者前此在2016年的206地震中，跟博物館夥伴共同搶救了震災記憶，在那場地震發生的一年後，博物館為搶救的照片舉行招領會，一位夫妻在我面前認出不幸遇難的兒子的照片，他們第一時間就哭了出來，他們說「害怕忘了兒子長什麼模樣」。沒有數位影像雲端儲存的時代，那張照片，關乎遺忘以及真正的死亡。

光復的災難，正在喪失的，是以照片為媒介，歷時大約百年的生活記憶，這些議題包括由人所構成的生活與文化，不同人群的生命史，甚至光復空間地景的變遷。當然，許多同道也在努力，留下來就有機會，再不濟，在污水即將毀滅照片之前，也可以將之拍下，轉成數位檔。這項行動不是為了滿足我們這種研究過去歷史的人的喜好，而是災後生活中，記憶的保存如何形成支持居民的力量。如同我們在陳小姐家看見她特別在意的一張照片，是關於



逝去的親人的影像，沒有那張照片，關乎再也沒有人記得她長什麼樣。

光復的重建，需要參與協作型的記憶工程，如同史前館的參與性的行動，為這些留存的照片賦予指認與說明，可以是跟長者照顧的行動結合，也可以是學校的課程，更可以是部落的文化活動，用自己的參與，啟動這場記憶工程！記憶的滅失與揭露，或許提供一個契機，記憶工程的指向，關於棒球、關於祭儀關於各種，會不會也讓長期以來以光復之名的他稱，重新找回以馬太鞍之名的自我。

記憶工程是多向度的，帶著療癒的與參與的思維，是記憶得以延續、社群可以再造的契機。一年之後、十年之後，我們會記住2025年的「鏟子超人」，但我們希望馬太鞍古屋聽到的故事、照片裡陳家的日本兵爺爺與女足國腳姊姊的事蹟，也同樣有人記得。

因為如此，我們期待災難後，能有一種重建行動，名為記憶工程。多災的島嶼，應該能由此意識，強化社會韌性，轉化災難的毀滅性，成為社會新生的重要力量。